



吕新作品系列

吕新 著

空旷之年

传媒集团
艺出版社

空旷之年

吕新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HEBE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· 太原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旷之年 / 吕新著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8.1

(吕新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78-5497-9

I. ①空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15495号

书名: 空旷之年
著者: 吕新

策划: 续小强
责任编辑: 关志英

项目统筹: 马峻
装帧设计: 张永文
印装监制: 巩璠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编: 030012

电话: 0351-5628696(发行部) 0351-5628688(总编室)

传真: 0351-5628680

网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 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销商: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90mm×1240mm 1/32 字数: 171千字

印张: 7.75 版次: 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: 201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378-5497-9

定价: 36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目 录

- 001 太阳下的风景
- 019 黄昏的葡萄
- 040 红山羊
- 058 雨季之瓮
- 087 空旷之年
- 110 山中白马
- 135 傍晚
- 153 引渡
- 165 翩翩
- 187 被画匠法隆先生无意中绘在墙上的
罗顺纹究竟是个什么人？
- 211 一个秋天的晚上
- 240 编后记

太阳下的风景

遍野的麦子都熟了，黄澄澄的望不到边。家里捎话来说，今年的收成又还过得去，除了麦子、莜麦、黑豆、山药，也都和往年差不多。

站在大黑沟的一个洞口旁，望着沟沿上乱纷纷的荒草，他想起了那些整齐明亮的麦地。捎话来的那个人叫老白，他小时候见过，三言两语，说完家里让他转告的几句话以后，就惊慌失措地走了。他本来想让他吃一点儿饭再走，可那个叫老白的人竟说什么也不肯，看见他周围的那些人，又看见几杆枪，竟像是见了鬼一样。他知道这个叫老白的人，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，看他麻烦成那样，所以也没有更多地挽留他。老白急煎煎的，像一条急于要回家的狗一样，像一个急于要从一个什么可怕的地方逃走的孩子一样，他也就让他走了。不走非憋出心事，吓出病来不可。

那时候，原野上、沟沿上的白杨树一齐抖动着白绿色的叶片，哗啦哗啦地响着，在他的眼里，很像是一个财主在一遍一遍地数着他的银圆。

天空中不断地游荡着一些形容古怪的东西，有的从南边

来，有的从北边来，在它们游荡的过程中，有时会有声音响起，像滚动的木头。

张副政委批评他说，真是瞎说，天上怎么会有木头。

却又说，要是真有就好了，让它们掉下来、滚下来，把我们所有的敌人都统统砸死，我们也就不用成天再在这山沟里钻着了。

那天下午没有太阳。

是一个阴沉沉的下午，北风凄厉地叫着，很多时候其实像一种哭声，一群人在雪地上哭来哭去，很多人都这么觉得，只是没有人说，谁也没有把它说出来。这种事，不说，它就只是一种风声，是老天的事，是自然的事，冬天里，甚至春秋两季常见的事，谁也不能也不会怪罪它，给它安上一个什么罪名。但是只要一说，马上就成了一种严重的悲观情绪，从天气变成了思想，问题一下就不一样了。

四周有一些模糊不清的人在更加模糊不清地走动，在有些瞬间他们显得十分遥远，像是一些传说里的人。

不过，他从来也没有把呼号的风声看成是人的哭声，风就是风，和人有什么关系，如果硬要从中听出点儿什么，他也更愿意相信那是战斗的呼声或者胜利的号角。那激越的号角一吹响，整个旧世界即开始战栗、摇晃，直至完全崩塌。另外，不管是刮风天还是下雨天，他的心里始终都是晴朗的。

他们坐在灰蒙蒙的景色里，像是在晒太阳，虽然并没有太阳。他记得太阳曾经出来过，把大黑沟的沟沿上照得亮晃晃的，可是后来，不知什么时候忽然又不见了，像是中途又被叫了回去。

先前有光芒的时候，大黑沟的深处也不甚明亮，幽幽暗暗的，甚至影影绰绰的，等到太阳一走，顿时就黑了下来。

他听见干瘪的枪声从背后传来。

事情过去很多年了，如今他常在这一带行走，有时仍然还能听到那干瘪的枪声，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啪的一声，冷冷地传来。若要论声音的响亮程度，还不如一个“二踢脚”厉害，后者高亢、响亮，在半空中爆炸，直至烟消云散，有一种明人不做暗事的足够磊落的直爽和光明。而前者……

太阳是在半夜里升起来的。

天空变亮以后，就看见黑色的大雁排着整齐的队列正从麦地的上空飞过，边飞边把浅黑的影子留在下面。后来他看见那些浅黑的影子在动，都在弯着腰一蹶一蹶地往前动，就觉得奇怪，大雁整齐的队列早已飞远了，早已经完全看不见了，那些影子们怎么还在动？又往前回溯了几年，才知道他们并不是大雁留下的影子，而是一些正在埋头收割的人。在热烘烘的麦地里，镰刀一闪一闪的，一片片麦子随之齐刷刷地倒下。

燠热的麦地里涌动着一种说不上是什么的东西，那些浅黑的人影都只顾埋头收割，感觉不到什么，只有站在远处，才能看见那种奇怪的东西。

无数只纸糊的灯笼在四周晃来晃去。

有一种异常狰狞的东西正在不声不响地徘徊，他看见了，但是他眼里看见的却并不是狰狞，而是一种清风明月般的景象。事情经过了他的一厢情愿的吸收和过滤之后，已经彻底发生了改变，从外观到内核都已不再是最初的模样。就这，他还不承认是自己从中做了手脚，不承认把蓝色看成红色，把狞笑

看作微笑。

那时候他最渴望的事情就是被大家承认，那时候要是有一个长工出身的人对他说，你和我们是一样的，他一准会感动得悲喜交加，高兴得泪如雨下。但是，记忆中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对他那么说过。他也并不灰心，一直都在耐心地等待着，他相信总会有那一天的，没有隔膜，没有猜忌，更没有相互的提防和警惕，他与他们所有的人都像是一家人。不，比一家人更亲密、更纯洁、更叫人开心，因为那才是真正的革命大家庭。

是的，那才是他最想要的，而不是自己原来的那个所谓的家庭。那时候大家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，他最怕别人说起家庭，更怕有谁突然让他说一说，因为他羞于提起，更无颜说出。看到有人把目光转向他的时候，他总是把头深深地低下，或者看着别处，假装什么也没有听见，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起身走开。别人谁都能说，谁都有一本苦难的血泪史，有一个无比光荣的出身，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爹死娘嫁人，从小给地主放牛，上山砍柴，受尽了剥削和欺压。而他，所有这些都与他无关。要仅仅只是无关，那也倒好了，他也就用不着那么的羞愧和不自在了。最关键最要命的恰恰是他的那个家庭正是大家所痛恨所诅咒的。革命是为了什么？打仗、流血牺牲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彻底推翻和砸烂像他们那样的那些家庭么？……他不敢再往下想了。家里的那几床绸缎的被褥，两间存放粮食的房子，成为他噩梦的源头和主要的场景。那时候他总是在想，什么时候那一切都不存在了，他才会真正感到自由起来，彻底轻松起来。

他常梦见一场大火吞噬了那个常使他汗流浹背又无地自容的家，看见小麦在呻吟，莠麦漆黑如炭，房倒屋塌，高大的梁

柱越烧越细，直至成为一堆灰，一阵风又把它们刮得无影无踪。站在熊熊的火焰前，他独自放声大笑，从此一切的隐患和羁绊都不再存在，他身后的那条曾给他带来无尽耻辱的尾巴也一同消失，永不再回来。

还梦见自己手执利刃，将爹娘身上的皮悉数剥去，也将他们所有人的耻辱悉数剥去。一边剥，一边告诉他们，别怨恨我，我不得不这样。做娘的心疼她的儿子，对他说，想剥你就剥吧，只要能对你好。爹一开始的时候还破口大骂，后来声音渐渐地就小了下去，骂不动了，直到最后再没有一点声音。

这以后，又梦见骑红马、戴红花，披红挂绿，无上光荣。

听见有人说，看，一个崭新的人诞生了！

是从哪里诞生的？当然是从革命的大熔炉里诞生出来的，除此以外，再不会有任何的出处。

好几年，这样的梦一直都在伴随着他，隔几个月就来一次。

在大灰梁转战的那一年，他甚至有了一种错觉，以为那一切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大家在一起说话，他也不再感到不自在，不再借故离去，因为他觉得身后的那条一直以来都让他耻辱的尾巴完全没有了，完全不存在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张副政委找他谈话，才让他如梦方醒，才让他明白先前的一切不过只是他的一个梦，真的只是一个梦。

张副政委说，能不能给你爹捎个话，让他给咱们弄点儿粮食来。

听见张副政委这样说，他不禁一愣，什么，爹？爹难道还活着？不是已经血淋淋地死去了么？心里随即翻腾起来。那个

在大火中早已走远的家，难道还在？

他捎了话回去。

十几天以后，果然就有粮食上来了。路极其的难走，先是用车拉，到了车不能走的地方，就用驴驮。又到了驴不能驮的地方，就只能人背了。

看见两口袋粮食上来，张副政委说，够咱们吃几天的了。

够咱们吃几天的了？

话说得特别无力，又有一些懒懒的样子，像是身上已没有一点力气。他看出来，他从张副政委的眼睛和神情里看出来，张副政委是有点儿嫌少，上来的要是满满的几大车粮食，他一定不会这么说，也一定不会是那样一种神情。他记得清清楚楚，那两口袋粮食被吭哧吭哧地背上来以后，张副政委只是瞟了一眼，继续伸着脖子往后看，他一定是以为后面还有，正在陆陆续续地上来。当得知后面再没有人，只有眼前这两口袋粮食时，张副政委一下就变得有些呆，脸上同时划过好几种颜色。好几种颜色，别的都不太明显，最明显的就是那种深深的失望。张副政委真的是觉得有些失望，本来正在喝水，后来连水也不喝了，叫来两个人，去树林子里捡柴火。

看见张副政委那么失望，他就知道这次的事情又没有办好，把一件本来不应该有任何问题的好事办成了一件坏事。也不能说是坏事，至少是没有办好。给了粮食，前前后后费了那么大的劲，最关键的是别人还不那么高兴，这能叫事情办好了么？

他不能不从心里埋怨父亲，为什么不送上两车上来？有两车粮食在那儿放着，他张副政委还能失望，还能不高兴么？他这边不用说，父亲本人，在张副政委的眼里，不也一下就成为

一个开明人士了么？三头都磕过了，就差那么一哆嗦么？父亲，自以为精明，自以为会算计，实际上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愚蠢，多么不会办事。

送粮食上来的其中一个人还对他说，本来是要让那个叫老白的人来，可是那个老白，一听说是这事，打死也不肯再来。

粮食一放下，他就赶紧打发那两个人马上离开。因为他发现其中一个人竟然还摸出烟，大模大样地坐在一个树墩上，功臣似的抽了起来。他想，别抽了，功臣你们是做不成了，就这么两口袋粮食，还想做功臣？

那几天，他连头都不敢抬得太高，吃饭也只吃很少的一点儿。张副政委常常对众人说，咱们这些日子可是都靠人养活着呢，不然，你们，我，咱们大家早就都饿死了。张副政委这话他听得耳朵发烧，脸上也发烫，话里有话呢。

有一天，在向大黑沟一带转移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突然刺溜一下滑出去了，他赶紧跑过去，扶起来一看，竟然是张副政委。

张副政委很感激地朝他笑笑。

一起相跟着赶路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些日子以来一直憋在心头的話对张副政委说了。他对张副政委说，以后千万别再当着大伙的面那么说了，就那么两口袋粮食，他一想起来就觉得心里羞愧，非常的羞愧。

张副政委说，实事求是嘛，我们最讲实事求是。

有树枝拦住去路的时候，他就把树枝抬起来，让张副政委先过去。

他说，那也不能叫养活，只不过是尽了一点力，帮了一个小忙。

张副政委说，就是养活，明明就是养活么，给你饭吃，还不叫养活？那叫什么？

一根带着刺的树枝突然伸过来，差一点戳进他的眼睛里。

张副政委说，我们现在不行，可是谁养活过我们，帮助支持过我们，我们都在心里记着呢，等将来，一定会加倍偿还。

灰蒙蒙的山梁匍匐在同样灰蒙蒙的天底下，枯黄的荒草在风里摇晃着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到处都能看见它们无比萧瑟的面容和身影，有的站在悬崖边上，像是要真心去赴死，还有的一路绵延着，远远地伸向遥远的天边。

常看见山下有一些忽隐忽现的白色。

还是在这之前，有一天，张副政委忽然问他，听说你们家有长工？

他顿时就吓了一跳，说，听谁说的？

张副政委说，不用管是谁说的，你就说有没有吧？

他说没有。

张副政委说，真的没有？

他说，真的没有。

张副政委说，再好好想想，不要回答得那么快。

张副政委意味深长地看着他，看得他不禁有些慌了。他不知道究竟是谁向张副政委说到了这样的话，又为什么想起说这些。长工，什么样的人家才会有长工，还用多说么，事情不言而喻。张副政委忽然说出的这件事，让他想到了另外的一些问题，那就是人们平时到底都在关心什么，又都在说些什么？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在别人的嘴里含着，在舌头下存放着，到了某些时候就会把他吐出来，挂到嘴边？

他有些冒汗了。他说，张副政委。

张副政委说，想起来了？

他说真的没有，只不过是每当农忙的季节，人手少，实在忙不过来，就找几个人来帮帮忙，等到农忙一过，很快就又散了，又都各回各家去了。

张副政委说，噢，那说明地不少么，是不是？要是只有一亩地，那还用得着找人来帮忙么？是不是，自己还不够干的呢。

他说，张副政委说得对。

张副政委说，大约有多少亩地呢？

他说，有几十亩。

张副政委哈哈地笑了起来，说，几十亩，财主呀，名副其实的老财啊。

他说，张副政委。

他的脸骤然变得煞白，他就怕人说老财这两个字，无论是谁，只要一提起老财这两个字，他都会心慌不已，心咚咚地跳个不停，恐惧的捻子会不由自主地往自己的那个家里拐，往自己的那个家里引。那个引火烧身的家啊，那个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令人坐卧不宁又无地自容的家啊，那个已经在悬崖边上开始摇晃的家啊！他在心里叫着苦，他说爹呀，好好的太平日子你不过，你为什么要贪心不足地置办那么多的地呢，有什么用呢，就是为了多打一点粮食么？为什么非要多打一些呢，够一家人吃不就行了么，多打的那些又有什么意思呢？这么多年了，就改不了那个贪心不足的毛病，一听说哪儿有地，眼睛登时就亮了。

亮吧，他想，总有不亮的那一天，总有亮不动的那一天，

总有他不敢亮也不想亮的那一天，总有漆黑一片的那一天。

太阳很白，很冷。

白而冷的光，让人想起刀，以及一些相关的东西。

山梁上一棵一棵的树孤零零地长在那里，他看着那些干枯冰冷的枝丫，觉得自己的身上更冷，眼睛也像是被冻住了，像锁在冰面上的圆圆的卵石，不再能转动，更别提向附近观察，朝远处眺望。那些树都光秃秃的，没有很高大的，更有的像一些失去了手指的手臂，每当西北风一过来，就总是狠狠地抽打着它们。看见它们被打得抱腰屈腿，左右摇晃，却又总是无处可躲，他常常感到难过，却又完全插不上手，帮不上一点点忙。伴随着猛烈的抽打，一定还会有某种令人发抖的声音，凄楚的哀叫和痛不欲生的呻吟，但是他听不见。以前他经常能听到那种声音，可是后来不行了，自从长大成人以后，他发现很多东西都不再能够听见了。更有一些年，一件事情明明正在发生，应该具有相关的一切声音，但是在他眼里却什么声音也没有，发生也是在无声无息地发生着，很多的动作也不再具有应有的响声。一个人打另一个人，只能看见一个接着一个的动作，却没有任何声音，双方都没有任何的声音。一支队伍攻击另一支队伍，呈现在他眼里的情景也是一样的，子弹飞出去，没有响声，有人倒下，也没有响声。至于血，更没有一丝一毫的声音，血好像从来就没有任何声音，只有渗出来或者流出来时的那种样子，哪怕是溅出来的，也是一样的。

很多年，他没有听到过任何一种声音。

透过凌乱的树丛，他看见山下的草一闪一闪的，摇摇晃晃地起来，有一种大病初愈后的虚弱，黄黄的，瘦瘦的，却又有

一种硬撑着要上路的感觉。山上山下所有他能看见的东西都在他的面前无声的展开，过一会儿以后又无声地合上。像是只给他看一眼，看过之后立即又收起来，仿佛一种稀世珍宝，不能长久地展开和袒露。他想起小时候经常听见一些圆圆的声音在雪地上滚得老远。

他经常梦见他给一个女人种树，搬石头，树一片一片地种着，石头一趟一趟地搬着。那个女人端坐在无边的黄土上，头顶上是一片圆圆的蓝天。天上的那种蓝，蓝得让人眼晕，盯着看得久了，甚至会眼前发黑。她的柳丝般的黑发披散在她的肩上。他看见太阳在偷他的那些水，他刚把水浇到树下，太阳就伸出手把它们又捧走了。

女人说，水，还有么？

附近一带的树枝上、灌木上，晾晒着她的一些衣裳。

有风吹来，他的眼前仿佛飘满了旗帜。

大队长的眉毛上有一道伤疤，天一阴时，那道伤疤就会变红。大队长牺牲的那个黄昏，他看见那道赤红色的伤疤飘来飘去，非常的不安分，像是要远走高飞的样子，不再继续在大队长的脸上驻扎了。

他想上去把那道想要远走高飞的伤疤摁住。

他说不行，你不能走。

那道赤红色的伤疤说，你又是谁，管得倒宽。

他说，别管我是谁，反正你不能走。

赤红色的伤疤说，为啥不能走？

他说，你一走了，大队长就也要走了。

赤红色的伤疤说，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想得还挺多，挺

远。你一天多少定量？

他说四两。

赤红色的伤疤说，吃粮不多，管事还不少。

这以后，他们就开始了搏斗和撕扯。赤红色的伤疤非要走，但是他偏不让他走，他觉得无论说什么也不能让它走，它只要一走，大队长肯定也就完了。这是一种什么逻辑，他也说不清楚，就只是一种感觉，一种特别清晰特别肯定的感觉。感觉那赤红色的家伙只要一离开，大队长马上就完，不管他此前有多少经验，也不管他的那些经验有多丰富、多重要，甚至多传奇，到时候那都通通不起作用，该完的还是要完，该发生的还是要发生。

那时候，他死死地把它按住，不让他有一点点反扑的机会和可能，却不料，它突然张开它那赤红色的嘴，狠狠地咬了他一口，他顿时疼得眼前直冒金星。手肯定是已经破了，因为他注意到血已经喷溅出来，喷溅了他一头一脸，甚至还染红了旁边的一些杂草和树枝。他扭头看着那些被染得红艳艳的杂草和树枝，也就那时候，就在他愣神的那一瞬间，那个赤红色的家伙悄悄地从他的手指间露出了它的头，看看四周，然后就纵身一跃，刺溜一下，从他的手指间飞了出去，一转眼便展翅高飞，很快就再也看不见了。

他有些颓败无力地坐在满是腐叶和毛刺的地上，抬起头看看天上，天上一片蔚蓝，什么也没有，蓝得让人眼前一阵阵发晕，发黑。

他说，对不起，我没能看住它，也没有斗过它去，让它跑了。

大队长完了，很可能这就要走了。

这样想过之后，他注意着四周和远处。

看见有人在爬行。

有草变成黑色。

果然，还不到一分钟，那边就传来了大队长牺牲的消息。

那时候，他看见大队长满脸油彩，仿佛霞光熠熠，正在独自徐徐上升。

那时候，他听见一阵低远的水声正在自己的身体里——也有可能是周围一带——汨汨地鸣响。

他拦住大队长的去路，对大队长说，大队长，你不能走。

满脸油彩满脸霞光的大队长说，我已经完成任务了，我要走了。

他说，还有那么多事呢，怎么能说完成了任务。

大队长说，事情再多，也和我没有关系了，我死了，就证明再没有我的事了。

他说，乔日山的队伍还包围着我们呢。

大队长说，这些我都知道，我也都看见了，可是我已经死了，不能再做什么了。不是还有张副政委他们在吗。

有枪声传来，又是那种干瘪的啪啪声，像是一个小孩子在捣蛋，像是他把一个点着了的小鞭炮砸在了墙上或者石头上。

一不留神，就看见大队长独自徐徐上升，等他反应过来时，已升至半空，虽然脸上仍然涂满油彩，霞光熠熠，但整个人已瘦成细细的一条，却还在继续往上飘荡。升着，飘着，后来就渐渐地没有了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他注视着地上的那个影子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他自己，怎么看都有些奇怪。树丛里传来啦啦啦啦的响动，有积雪被碰了下